

LOUIS L. SNYDER  
MASTERPIECES  
OF  
WAR REPORTING

戰大界世次二  
華精導報聞新

譯 範文黃

二次世界大戰新聞報導精華

(*Masterpieces of War Reporting*)

史尼都 (Louis L. Snyder) 編

黃文範 譯



幼獅公司編譯部主編

中華民國臺北市

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

五十九年九月初版

七〇年三月四版

總經銷：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 
臺北市延平南路七十一號  
臺北市漢中街一十五號  
郵政撥二七三七號

基 價：四·一三 元

## 二 版 序

從尋覓一首歌詞到譯成一本四十二萬字的書出版，這是一段漫長、辛苦，然而卻充滿了樂趣的過程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中，歐洲有一首風靡交戰國雙方的軍歌——「麗麗瑪凌」，不時在戰後的傳記中出現。克拉克將軍在「有計劃的冒險」中，提到在義境作戰的盟軍，爭唱這首德國軍歌，使得義大利的老百姓和他本人都為之愕然。十多年後，曾任駐韓美軍總司令，以首創「空中騎兵」戰術聞名的郝茲將軍，在退休告別袍澤書中，提到美國軍中缺乏好的軍歌，也盛讚「麗麗瑪凌」可以作部隊的進行曲，可以在酒吧中舉酒齊唱，也可以在戍守前線時獨自撫劍低吟，纏綿悱惻，撼人心弦，是一首得未曾有的好軍歌。

因為這兩位美國四星上將的介紹，使我對這一首歌發生了莫大的興趣，終於在史尼都博士編的「二次世界大戰新聞報導精華」中找到了它。果然，那一聲聲的「因為你，麗麗瑪凌！因為你，麗麗瑪凌！」的確可以使普天下軍人靈氣迴腸，不能自己。以一首軍歌而能進入歷史，「馬賽曲」以後可能就只有「麗麗瑪凌」了。

由於譯「麗麗瑪凌」而使我與這本書結了不解緣，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過，在這本書裡由上一代第一流的新聞記者、廣播記者、作家、劇評家，以他們的生花妙筆，栩栩如生地為我們保存了赤裸裸血淋淋的史實，使我們能重臨舊境，品味出這一場人類浩劫的痛苦與悽傷。起先我只選譯了幾篇，到後來更激發了強烈的喜愛，日積月累，慢慢地把全書譯了出來。

一部書翻譯得是否成功，要看譯者能否與作者情景交融和心神合一而定。譯的人對原著浸潤的久，或多或少會體味到寫作當時的心情，臨摹到兩三分筆調，譯文自會達到「庶乎近焉」的意境。然而譯這本書，面對一百多位名家的短篇，遣詞用句各自不同，一兩頁間風格迥異，要譯得文從其人各見氣勢，幾乎不可能。

世稱漢明威為文流暢簡潔，生動有力。可是在「第二次不列顛之戰」這篇報導中，竟像是娓娓自道的「意識流」，用典廣及名駒、女伶、和拳擊家。研究漢明威的人，大可以這篇印證漢明威夫人對他的蓋棺定論：「是一個非常不穩定的人。」

美國女詩人史特恩的「回巴黎」，全部口語化，每一段中只有極少數的標點，充份表達出她重返花都時，那迫不及待滿懷興奮的連珠語氣。

儘管這些新聞與報導，已經都屬明日黃花，然而譯到歷史性的頃刻，仍然使人心靈震撼。威廉薛瑞爾在「康邊森林」所作的現場廣播，細道出法國請降的屈辱。末尾的風琴聲和「這裡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！」嫋嫋餘音，使人悵然，久久在耳邊沒有消逝。

菲律賓外交部長羅慕洛，我們只知道他是一位傑出的軍人、政治家、和外交家，但也是得過普立茲獎的名報人。三十年前菲律賓共和國在憂患中誕生，經由他的報導傳佈天下。當時「……岩洞中的氣味，就像是撲面而來的一擊。汗水、拂衣服的臭味，從醫院所在坑道中傳來像銅鏽般的血腥味、和消毒劑的味道，最重的還是石炭酸的氣息。假若空氣還流通的話，它就像懸掛在空中的毛毯，慢吞吞地在動。……」至今，我們還可以依稀嗅到柯里幾多爾島潮濕山洞中，那撲鼻而來的濃厚氣息。

譯到「重慶」這一篇，又使我們重回炎熱的復興關上，俯瞰山麓沿流東流的嘉陵江：「……十二艘燻黑的內河小火輪，錨泊在湍急的河流中，在那些亂紛紛在水面上輕輕滑過的小船和舢板中，保持着一種孤寂的、獨特的尊嚴；一艘小火輪剛剛從戰鬪地區上溯駛回，烟肉四週掛着亂七八糟的偽裝設施。……」寥寥數筆，描繪出戰時江上的景色，多麼親切、逼真。人們在戰爭中遭受空襲時的表情如何？本書中韋斯特以女性細膩的觀察力有了最恰當的比喻：「遭受空襲都市中人們特有的表情，和孕婦的臉色沒有甚麼不同，他們好像遇到了同樣——無法反抗、也用不着羞慚——的情況而耗盡了力量。」儘管空襲已經過去了很久很久，但直到譯出這一段，方始覺得這實在是最貼切的形容。

下面這些，也都是精彩的描寫之一：

「……黑暗正屈居下風，到處都是光亮，絕亮不長久，總是在變，總是最輕捷的閃掠，然後暗夜滲漏回來，卻又被光亮趕走。頭頂上看到的都是點點劃劃，它們抖顫着，爭先恐後的向上升、向下降，點點劃劃，灼燒的彈流，火箭追逐着火箭。

……」

「……信號槍槍聲響起，便聽到飛機發動機的乾咳聲，發動機轉速加快的嘯叫聲。這些饑餓的、巨大的、長腿的鳥兒，

轟轟着、跳動着，帶着機頭前兩百個圓錐平滑地旋轉成赤褐色的圓木頭，順着風向起飛、逆風起飛、任何氣候情況都起飛，抓住一片天空，搖搖擺擺飛上去，又長又高的機腿收摺在機身下面。……」

「……機門啓處，成千困倦得要死的傘兵跳進空中，降落傘大開，像滿帆般帶着它們的生命體，向地面飄滑。……」

沒有單調的人地名和數字，沒有枯燥無味的記載，這本書以它優秀、生動的描寫，從光色、景像、氣味、聲音、和感受上，緩緩地引領讀者進入人類史上從波蘭到長崎一次最大的屠戮裡，它不含任何教條，也不指示途徑，只是讓我們默默撫摸歷史的脈搏，去感受侵略者的興起與敗亡。

康邊森林、敦克爾克、巴丹、諾曼第、布琛瓦德、和廣島這些歷史性大事，固然使我在譯時印象倍加深刻；而薩洛揚的「矮哥兒」和李察麥米倫的「狄莉」，這兩隻小狗也使我不能忘懷。在戰爭中，狗兒比人似乎更容易親近，但它們也比納粹集中營裡的囚人要幸運得多。

儘管人是歷史的重心，本書所輯的「時人」並不多。然而艾倫邱吉爾筆下一位頑強獷悍的「金鋼鑽」卻虎虎有生氣，使人對這位陸戰隊士官長如聞其聲，如見其人，不但當時名揚天下，而且也隨着歷史垂諸久遠。誰還能否認一位優秀的新聞記者不是當代的太史公？

這本書從始譯到出版，真是歷盡艱難，但我也享受到充實自己的樂趣。

翻譯在「手過」的工夫下得深，兩三番的臆寫才能定稿，幾年來置身在七百多頁的厚稿堆裡，最先受惠和受惠最深的還是譯書的人。

只有一點，我對史尼都博士取材的時間不敢苟同，以遭受侵略戰禍荼毒最深的我國來說，第二次世界大戰雖然終於東京灣，卻是起自北大營。

我們已經寬恕，但是卻不可忘記。（原載六十年三月號「幼獅」）



## 序

文章寫作無定法，這是指最高的境界而言。文章的目的，在所以通情達意；通情達意之道非止一端，因而就很難說出一定的法則，作為一成不變的金科玉律。從文藝創作到新聞寫作，都是如此。

法則還是有的，但這些法則的目的也許祇能算是一種「最低標準」。合乎法則並非即必然能成為好的作品，而偉大的作品也不盡都是「循規蹈矩」的。所以，寫作的學習絕不能以掌握幾條具體的法則為已足，而更須廣泛閱讀那些繼往開來的名作，從名作之中去吸取法則所籠罩不到的東西。中國人說：「熟讀唐詩三百首，不會寫詩也會吟。」其意亦即在此。

我是一個現役的新聞記者，近十多年來，也曾濫竽教席，在幾家大學的新聞系裡擔任「現代文選」或「新聞文選」的課程。就新聞專業課程之間的關係來說，這個課程的目的，乃是與「新聞採訪」、「新聞寫作」、「新聞編輯」等課互為支援，相輔相成，使學生們在五W一H和倒金字塔等初步知識之外，再學到一點兒東西。同時，就非新聞性的課程而言，「文選」的目標，是增進學生們的閱讀品味和趣味，諸如讀書的常識，選書的方法，都包括在內。當然，更重要的是將最近出版的好書和好文章，及時列為「教材」，我與同學們一同來研討。

教這樣一門課，我常常感到一種「痛苦」，那便是選擇教材之難。值得一讀再讀的書非常多，但我所要求的材料，不僅是寫得好，而且要對學生的知識和修養都有益處，同時，要盡可能地選插與新聞寫作有關的作品。這最後一個條件最難滿足。我為學生們定的標準是，每一學期讀十本到十五本書。小說、歷史、傳記、評論、名著翻譯都不成問題。惟獨好的新聞寫作，總是難以選定。

新聞寫作之所以難選，因素很多，最重要的一個原因來自「新聞」的本質，新聞寫作，無論報導也好，評論也好，先



天上便缺乏「永久性」；這是由於新聞是以事實為對象，與一般文學寫作出諸作者主觀想像者基本不同。百世不朽的新聞寫作，正如同說世間有「正方的圓形」一樣不可能，兩者是互相衝突的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新聞寫作求其「可傳」，比一般文學寫作更為困難。

今年盛夏中，讀到吾友黃文範先生所譯「二次世界大戰新聞報導精華」這本書的校樣，內心大為興奮，這樣的一本書，正是我心目中認為新聞系、歷史系、文學系和有志於新聞事業的朋友們所必讀之書。普通讀者如果要明白新聞寫作與一般寫作的不同處，這本書也是最好的範本之一。更由於這一本書，可以讓人們了解新聞記者職業的神聖性以及他們工作的艱難。

「二次世界大戰新聞報導精華」中譯本共四百六十五頁，由幼獅書店出版，列為「幼獅翻譯中心精選世界名著」的叢刊之一。全書分為一〇五章，始於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德軍入侵波蘭，二次大戰爆發，終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，大戰結束，紐倫堡大審之後，戰犯執行絞刑。中譯本有四十二萬字之多。誠如譯者所說：「這本書不但對新聞的寫作與報導，提供了優異的範例；而且，它集第一流的 firsthand 資料之大成，構成了一部濃縮、精采、和可讀性極高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。」

本書的目的，「在提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傑出的報導，特別着重戰地的報導。」作者大都是當時身歷其境的专业新聞記者。書中材料多半輯自美國的報刊，但也選輯了一些英國、法國、蘇俄、德國、日本報紙上的報導，藉以顯示對某一特殊史實的雙方觀點，使「一條新聞的兩面」能對照以觀，更顯出編者的法眼與慧心。

本書中所收輯的作品中，有一小部份並非出於新聞記者之筆，而是當時最負盛名的作家，像漢明威、史坦貝克、毛瑞斯、歐文蕭、薩洛揚、與斯特恩，和劇作家艾金遜、布朗等人。他們寫戰地報導好比是玩票兒，或者是名角兒「反串」本行以外的角色。但他們都寫得極好。

書中所選各篇，依編年次序排列，也就是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後，用一種合理、連續、敘述的體裁，來表示出全般的情節，「但並不是每一件重大的，有決定性的大事都包括在內。相反的，却錄用了某些次要的事件，只因爲有一位優秀的記者當時在場報導了它。」這句話對於新聞記者特別有意義——你的筆可以使「次要的事件」也進入歷史，祇要你眞能寫得

好，寫得與衆不同。

在一百多篇報導之前，都各有一段「前註」，提供報導的背景，指出它在歷史中的地位。同時也註明那篇報導原來發表的報刊名稱和日期。

本書英文本的編者史尼都博士 (Louis L. Snyder) 是美國當代最重要的歐洲近代史學家，畢業於瑪里蘭州聖約翰學院，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獲博士學位。二次大戰期間，在美空軍中服役，戰後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歷史學教授。自一九三二年出版「希特勒主義」那本書以來，他所寫所編的書，共有十五本。其中，與另一位史學家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毛瑞斯 (Richard B. Morris) 合編的「偉大新聞報導精華」(A Treasury of Great Reporting)，極受西方新聞界的推重。那本書中從狄福、狄更斯、雨果、馬克吐溫、邱吉爾，一直選到漢明威等名家。我猜想，那本書的成功是使得史尼都博士繼續編纂「二次世界大戰新聞報導精華」的重大原因。

此書譯者黃文範，湖南人，過去是一位正規軍官，曾兩度赴美深造。從軍中退役之後，憑他的中英文造詣，本有許多「名利雙收」的機會，可是他連年潛心於戰史的研究與譯述，吃了許多苦，終無改其志業。本書的譯成，可以說是他近年研究戰史所得的副產品。然而，對於我們新聞界來說，這無疑是一大功德。

今日的新聞，就是明日的歷史。今日的歷史，正是昨天的新聞。一個平凡的新聞記者，只懂得甚麼是眼前最重要的；一個優秀的記者，必須有透視將來的本領；而一個偉大的記者，不僅能夠看現在，看將來，也必須能回顧既往，展望未來而一以貫之。從這個角度而言，一個偉大的新聞記者可以成爲一個偉大的當代史家；像「納粹帝國興亡史」的作者薛瑞爾，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。

「二次世界大戰新聞報導精華」日內即將出版，我要在此向讀者們預爲介紹；特別是對於文史各系的青年學生們致意，不要錯過這本犧牲了多少生命才寫成的血淚之書。

彭 歌



## 譯序

五十三年春，買了這本厚達五百五十五頁的「二次世界大戰新聞報導精華」，爲的是一首在大戰期中風行全世界的歌詞——「麗麗瑪凌」。後來，在書中讀到麗碧加·韋斯特的「今日倫敦」，和史坦貝克的「單騎誘降記」，不勝欣喜自己竟發掘了這一片寶藏。

邇不求甚解的人讀書，最好的方法莫過於譯；而報答一本好書的唯一方法，也莫過於譯。我就在這兩種心情下，利用將近兩年多的公餘時間，把全書譯了出來。

其中有幾篇，像「巴頓掌摑事件」、「長崎投彈記」、和「紐倫堡」，都曾經先後在刊物上發表過，而今，總算能納入全書「團圓」了，却一樁心願。

「東京灣」這篇報導的生動、清晰、和觀察入微，是我最欣賞的諸篇之一，曾經譯出刊載在五三年五月份的「自由談」，以紀念麥克阿瑟將軍。當時下筆將代表我國參加受降典禮的徐永昌將軍誤譯爲蕭毅齋將軍（文中而且漏譯了英國代表的一小段），發表以後，對兩位將軍和讀者們，懷有無限愧疚。直到六年後的今天，才有機會補正。

譯「轟炸卡西洛山」這篇，遭遇了譯名的困難，謝謝高雄市天主教的「善導報」，迅速而熱情地予以協助。

我尤其要謝謝幼獅編譯中心，使這本四十二萬字的書得以出版；張身華先生的潤色，全書爲之生色；校讎的謹嚴，以及專有名詞採用醒目的黑體字，更是「幼獅」出版書籍的特色。

這本書不但對新聞的寫作與報導，提供了優異的範例；而且，它集第一流的 firsthand 資料之大成，構成了一部濃縮、精采、和可讀性極高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。

如果不以人廢言，我願引用本書中最後的一句，作爲出版本書的願望：

「從這次世界大戰所獲得的教訓，應當爲全人類帶來了解與和平。」

黃文範

五十九年八月二日

花蓮市

## 編者簡介

本書編者路易士·史尼都博士 (Louis L. Snyder)，出生於馬里蘭州亞那波里市，畢業於該州聖約翰學院，在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獲博士學位。第二次大戰期間，在美國空軍中服軍官役，戰後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歷史學教授，是一位有名的歐洲近代史學家。

史尼都博士著述甚豐：

- 希特勒主義 (一九三二)
- 從俾斯麥到希特勒 (一九三五)
- 現代種族理論史 (一九三九)
- 歐洲文明概觀兩卷 (一九四一——一九四二)
- 偉大新聞報導精華 (與 R. B. Morris 合編，一九四九)
- 德國國家主義——一個民族的悲劇 (一九五二)
- Hier Hielt Die Welt Den Atem An (一九五三)
- 國家主義的意義 (一九五四)
- 理性時代 (一九五五)
- 二十世紀的世界 (一九五五)
- 現代德國通史 (一九五七)

德國史文叢（一九五八）

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性文件（一九五九）

第二次世界大戰簡史（一九六〇）

現代擴張主義文叢及讀物（一九六二）

## 引言

第二次世界大戰，是有史以來報導得最好的一次戰爭。從來沒有一次衝突，曾經這麼充份、生動而精采地報導過，由一批堅定、獻身的人員，向報紙和廣播傾注了數以百萬計的字句。美國合衆社社長白里（Hugh Baillie），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的「編輯人與發行人」上，對他們備致讚揚：

「容我向所有的戰地記者致敬，各處戰場源源流出的新聞，是一支小小的新聞記者部隊不屈不撓的努力結果。他們報導真正作戰部隊的活動時，忍受着同樣的艱難，面對着許多同樣的危險。我所說的不屈不撓是實實在在的，你們必須像一位戰地記者一樣的剛強才受得了，他們經常暴露在敵人的掃射和砲彈的轟擊下，用一鋼盔的水或者一品脫水壺杯的水洗澡、刮臉；匍匐在險峻的崩山上，從大石頭後面觀測敵軍；在星光下露宿在土地上，睡眠——你打算睡一下的話——常被爆炸和信號彈所騷擾；呼吸着灼熱的灰塵，用軍隊果腹的方法生存——所有這些合起來，形成一種生活方式，軍隊中稱爲「活受罪」。

美國有三十四位記者，在前線採訪時犧牲。一九四二年十月八日，紐約時報的拜倫·道爾頓（Byron Darnton），在新幾內亞登陸時捐軀；恩尼·派爾（Ernie Pyle），一位謙遜、聲音柔和、個子雖小却有着巨人般勇氣的記者，曾隨軍參與從北非到日本附近島嶼的歷次戰爭，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八日，正當奮戰的美軍攻克十平方哩的伊江島時，被日軍一發機關槍子彈貫穿了他的左太陽穴而喪生。

老式的、五花八門的、虛張聲勢的記者，帶着他們的軍用風衣、肩章、壓邊的帽子和李木手杖，消失在報紙資料室裏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者們，是認真、而工作辛勤的一羣，實際上這新的一代，全都厭恨血淋淋的戰爭，以及伴隨戰事而來的孤寂、泥濘、墳墓、和無窮的死亡恐怖。但是他們的工作亟待完成，而他們做得很好。

在這次大戰中，各地的人民都渴望得到前線真實的、冷靜的、客觀的新聞報導。爲了適應這一需求，於是，第一流的新聞人員就實地寫出了這些報導的傑作。他們在散兵坑裏、防空洞裏、作戰中的戰艦內或甲板上、在空中戰中飛機的侷促座艙中、在戰場上、在樹籬下、在了無遮蔽的田野中、在飽經破壞的鎮市內……寫出這些報導。他們除了透露天下的大事，也報導



了細微末節、和奇聞怪談。他們在百萬字句中提鍊，捕捉住二十世紀大戰的戲劇和悲愴。

誰能忘得了那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報導的傑作？一九四〇年，威廉·薛瑞爾在康邊森林，輕描淡寫，描繪出希特勒躊躇得志的畫像；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一日，隨着「却敵號」下沉的塞西爾·布朗：「全體人員上甲板，準備棄船，讓上帝與我們同在！」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的登陸，喬治·希克斯在美國旗艦「安可號」上所寫的：「主力艦的全部舷側，都照亮在黃色的砲口焰裡。」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五日，愛德華·慕勒在布琛瓦德，目擊一處解救的集中營而噁心，「我祈求你們相信我對布琛瓦德的描寫……：對它大部份的情形，我已詞窮字盡。」這些，和其他許多的報導，在任何編選的偉大戰爭報導中，都具有光榮的地位。

### 編纂的計劃

本書的目的，在提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傑出的報導，特別着重戰地的報導。多半輯自美國，但也選擇了一些英國、法國、蘇俄、德國、美國、日本報紙上的報導，藉以顯示對某一特殊史實的雙方觀點。

蒐集這些資料就是一件龐大的工作，在有關戰爭汗牛充棟的書報裏，很多報導只不過把官方所發佈消息稍加改寫而已；有些則是根據謠言和不實的資料、捕風捉影的揣測；所能選用的新聞報導極為有限。這種文學發掘的旅程，無法保證在發掘的檔案、變黃的卷宗中工作幾個月，還能找到有用的片斷。在馬德里，我曾在報紙的資料室裏消磨了三個星期，結果一無所獲；在羅馬和颯冷翠，搜尋了四星期，却只找到一篇。相反的，紐約公共圖書館的報紙部，和倫敦的帝國戰爭博物院，均實是在是新聞報導的無盡寶藏。

本書各篇，有些是當時身歷其境的專業新聞記者。如一九四〇年六月，巴黎撤守，昆丁·雷諾曾陷身在驚恐的難民潮中；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轟炸德國北部的威廉港，代表合衆社的華特·柯隆克特，隨着一架攻擊的飛機出征，寫下他親自經過的第一手報導。本書也包括了許多名家，如毛瑞斯、漢明威、歐文蕭、薩洛揚、史特恩、劇評家艾金遜、布朗，他們在前線擔任過戰地新聞工作，他們的優秀報導都在本書中。

本書所選的各篇，依編年方式排列，想以一種合理、連續、敘述的體裁展示出全般的情節，但並不是每一件重大的、有